

前一秒,杨文韬还在舞动的身体瞬间停止,手臂摆成标准的直角,这是街舞的“定格”,力量被锁死在每一处关节;下一秒,张灿的指尖牵引着整个身体如丝绸般铺展、回旋,这融入了古典舞的“云手”,气韵绵长像山水画中的留白。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——一股来自街头律动,一股源自东方美学——在被镜面环绕的练功房里,碰撞、试探、缠绕,最终汇成独一无二的身体语言。

这种“新语言”正在被用来讲述一些更为古老的故事:关于一块蓝白扎染布如何在风与阳光中缓缓地睁开眼睛,关于唐代宝相花纹如何在流转的衣袖间重新绽放惊人的光彩。不久前,这些由身体书写的故事,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超过3000万次观看,其中一些甚至经中国外交部的海外官方账号转发,被带到了全世界的观众眼前。

这些故事的起点,朴素得近乎执拗。那不过是两个年轻的舞者,倔强地将大把光阴和沸腾的身体,耗在无人喝彩,只有汗水砸向地板的练功房里。

“传承”的故事千千万,他们跳得刚刚好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图/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(除署名外)】

身体里的战争与和平

“我们俩在舞蹈圈,比较与众不同,大概是‘混搭’的代表。”张灿笑着说,语气轻快、松弛,但这背后,是一场历时多年的、发生在自己身体里的“内战”。

张灿是古典舞科班出身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系,骨子里刻着“提、沉、冲、靠”的规矩。从小,练功房的镜子映照着她对指尖每一次延伸的苛求,那是与呼吸共同起伏的韵律感。在大学学习专业课之余,她自学了街舞。街舞老师杨文韬,后来成了她的丈夫。

两个人的邂逅,成就了日后的浪漫。两个舞种的邂逅,却带来了最初的麻烦——它们在张灿的身体里激烈地争夺地盘——古典舞要求“往上拔”,立腰提胯,以脊椎为轴形成纵向延伸的张力,像竹子拔节般向上生长,气息通天;街舞则要“卡得准”,重心下沉,追求节奏精准的自由感和爆发力。那段时间的张灿,几乎是崩溃的。身体里的“战争”让她跳街舞时总不自觉地“飘”起来,跳古典舞时又忍不住想“砸”下去。

当同学们奔波于商演舞台和兼职教学时,张灿选择了最“笨”的那条路——当练功房里的“钉子户”,用最原始的方法折磨自己,百遍、千遍、万遍……直到新的肌肉记忆覆盖了抵触的本能,两种力量在她身体里签下停战协定。“和平”来之不易。这不是简单的嫁接拼贴,而是一场从神经末梢到审美认知的颠覆性重塑。“和平”结出的果实会在许多年后迎来丰收。到时候,网友会纷纷在夫妻俩的视频下留言:“这才是我们想看的中国故事!”“原来街舞还能这么跳?”

相较于张灿的学院派烦恼,杨文韬则自嘲为“野路子”。他的街舞启蒙来自早年的DVD光碟,在反反复复的慢放与重播中——当然,多少也靠点儿天生的艺术细胞,练就了一身本事。两人的相遇,源于对舞蹈最本真的热爱,而他们的结合,则把各自的战斗变成了共同的艺术语言。



张灿(左)和杨文韬在舞蹈圈与众不同。



张灿(左)和杨文韬的双人舞。

受访者供图

早年,夫妻俩的商演邀约不少,平均一场五六百元的酬劳在十几年前算得上相当可观。但他们宁愿推掉“跑量”的演出,把时间耗在练功房里。银行卡上的数字没有增长,但是换来了镜子前无人见证的、自由的生长。比起赚钱,他们更在意“舞蹈本身的意义”。至于这份“意义”到底是什么,是为了追求艺术还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?甚至只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直觉?当年,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甚明了。要等到十几年后,曾经若隐若现的直觉,才能被他们准确无误地定义。

手与手的对话

2020年,在现象级综艺《这就是街舞3》中,他们以标志性的双人舞风格惊艳众人。成名带来了流量,也带来了更深的自我追问:“在美感和技巧之余,舞蹈还能传递什么?”杨文韬和张灿的身体,又能否撑起更厚重的叙事?

张灿是云南白族人,靛蓝与纯白在土布上绽开的花纹,是童年时代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场景。然而,如今

她却发现,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正与年轻人渐行渐远。扎染很美,但它的过程安静而缓慢,怎么让年轻人感受到它的生命力?这个问题,催生了一次长达五天的沉浸式“田野调查”。为了用舞蹈演绎扎染,他们奔赴云南大理,不是作为采风的艺术家,而是当一次虔诚的体验者。在洱海畔的扎染工坊,时间慢了下来。传承人是位老奶奶,她的双手抚过棉布细密的褶皱,就像春风拂过等待萌芽的土地。这双手苍老、粗糙,但是笃定。而张灿的手——一双舞者的手,修长、细腻,充满控制力,这是一双能传递情感的手,却未真正浸染过属于大自然的颜色。当时,他们的作品《扎染篇》只是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灵感和尚不连贯的片段,谁也不知道,两种截然不同的“手工艺”将在不久后完成一次跨越时空和场域的对话。

沿着洱海散步时,当地合唱队动人的歌声瞬间击中了他们。于是,这未经修饰的天籁,先是钻进了他们的手机里,后来又充当了《扎染篇》先导片的配乐,最后流淌进了3000万观众的耳朵里。在大理古城的小饭



夫妻俩在云南采风的合影。

受访者供图

馆,老板闲聊时说:“扎染要晒足三天太阳才够蓝。”于是,“晾晒”这个充满时间感的场景,被编排成一段精彩的群舞;伴舞的姑娘以利落而舒展的肢体模拟棉布在风中徐徐展开。

最妙的是双人舞部分,杨文韬化身“扎线”,他用肢体的缠绕、拉伸,还原了“扎”的力道与克制;张灿则是那匹“布”,随着“线”的引导,折叠、蜷缩、旋转。当她终于“入水”浸染,群舞的手臂如涟漪般层层漾开,就像染缸中水波的涌动。蓝白渐变的光影下,千年染艺栩栩如生。

“我们想让观众看见针脚里的温度。”杨文韬说。为了这不到三分钟的舞蹈,从前期构思、实地采风,到邀请群舞、编曲配乐,再到后期剪辑,整个周期耗时近三个月。当《扎染篇》上线,观众为他们“用舞蹈讲非遗”的初心,发出了充满赞叹的欢呼。

我们有什么理由输呢?

如果说《扎染篇》是“以身为针,以舞为线”的深情实验,那么与河南卫视合作的《流光织梦》,则是一场更具野心的文化“转译”工程——用肢体语言,复活沉睡的中国传统纹样。

视频一开头,便呈现了几组极具冲击力的对比画面:路易威登的花纹与唐代琵琶上的宝相纹;纪梵希的经典网格与中国古代的回纹;梵克雅宝的四叶草与汉代的柿蒂纹……“这些纹样和国际大牌的logo好像啊!”稚嫩的童声旁白,在相似度极高的图案衬托下,让人心头一颤。可明明就是,它们和我们的纹样好像。

“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很好,却面临传播的问题?”“为什么人家借鉴我们,反而比我们做得更好?”这是紫

绕在杨文韬心头的疑惑,也是他和妻子不断前行的动力。而夫妻俩的目标是创作关于中国传统纹样的主题视频,并用动态的肢体讲述静态图案的内涵。

排练室通宵达旦亮着灯成了常态。白天,是身体的反复捶打;夜晚,是思路的激烈碰撞。杨文韬一次次地构思、调整,展现纹样的关键,正是队形交互的逻辑感和配合度。张灿则沉浸在动作设计中:表现宝相花纹的雍容时,她借鉴古典舞的身韵,要求舞者用手臂与躯干画出饱满而延绵的弧线,模拟花瓣层叠绽放的丰腴之美;而在演绎锁子纹的坚硬质感时,她大胆融入街舞的“定格”——是的,那个曾经折磨了她几万遍的“身体里的战争”,如今带她走向了光辉时刻——舞者的肢体在瞬间收紧、顿挫,模拟金属环扣相击的冷峻与力量。

“纹样不是背景板,它必须是舞蹈本身。”张灿强调。这件事在中国舞蹈史上几无先例,困难可想而知。60个群舞演员的现场调度本已十分复杂,更麻烦的是,这事儿大伙都没干过,群舞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跳什么。加之海量的纹样谱系与历史资料需要核对,以及无数次复盘、排练、再复盘……杨文韬不止一次想过放弃。但正是那些“迷茫”的群舞演员托住了这次大胆的创新,“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走过了最难熬的阶段。”杨文韬说。

当最后一次表演结束,当宝相纹、回纹、锁子纹、柿蒂纹通通呈现在眼前时,所有的参与者都忍不住欢呼起来——一幅幅中国纹样从几千年前穿越屏幕,直抵人心。杀青时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,他们为彼此的坚持而动容,也为中华文明的底蕴而动容。

对于这场文化“转译”战,杨文韬没有输的理由:“我们要让中国传承下来的纹样,被更多人看见;我们



杨文韬和群舞演员在一起。



杨文韬看向张灿的眼神满是深情。

想听到孩子们说:这些大牌的logo为什么和我们中国的纹样这么像?”

就在这一刻,那份混沌了十几年的直觉,轰然炸响。

扎根上海,舞向世界

《流光织梦》播出后,引发的反响远超预期。海外网友惊叹:“原来国际大牌的灵感宝库在这里!”更有留学生留言:“在异国的深夜看到宝相花纹舞蹈,突然想家了。”这让杨文韬和张灿更加坚定了文化出海的价值。2026年,他们计划带领团队走向海外广场进行快闪,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美,在世界的聚光灯下自由流转。

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,给了他们坚持这种梦想的底气。最近,他们凭借作品《我们把非遗扎染跳活了》获评2025年“沪九条”互联网优质创作者,并得到了资金支持。而他们主理的“上海Rainbow彩虹舞蹈工作室”,也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土壤中扎根、发芽。

在深耕艺术创作的同时,这对夫妇同样心系青少年舞者的培养。在他们的舞蹈工作室里,艺术传承的使命以更基础、更日常的方式展开。他们与教学团队精心甄选国风音乐,还把古典舞中塑造形体的训练方法融入日常课程,让学生在律动中感受传统美学。12月1日,杨文韬带领一群孩子刚完成一部新作的排练与拍摄。这部尚未剪辑发布的作品承载着期待,将成为他们献给观众的又一份惊喜。

“用舞蹈演绎传统文化,更能让年轻一代读懂并爱上中华传统文化,这是我们的梦想。”杨文韬和张灿用舞姿让传统文化突破了文物和典籍的静态形式,以更鲜活、更流行的方式进入年轻人的视野,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,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。